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初編

林慶彰主編

第9冊

朱熹《詩經》學與《詩經》漢學傳統異同之研究(上)

陳明義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熹《詩經》學與《詩經》漢學傳統異同之研究（上）／陳明義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 97〕

目 2+294 面；19×26 公分（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編：第 9 冊）

ISBN：978-986-6657-81-8（精裝）

1. 詩經 2. 研究考訂

831.18

97016014

ISBN - 978-986-6657-81-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 編 第 九 冊

ISBN：978-986-6657-81-8

朱熹《詩經》學與《詩經》漢學傳統異同之研究（上）

作 者 陳明義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初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朱熹《詩經》學與《詩經》漢學傳統異同之研究(上)

陳明義 著

作者簡介

陳明義（1966～）台灣台中市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1986、09～1990、06）、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1990、09～1994、01）、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1996、09～2004、02），現為台中縣大里市修平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在學術的研治上，師承自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並以詩經文本、詩經學史的相關問題為研究專業。碩士論文為：蘇轍《詩集傳》研究，博士論文為：朱熹《詩經》學與《詩經》漢學傳統異同研究，另有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初探、輔廣《詩童子問》初探、劉沅《詩經恆解》初探等單篇論文。

提 要

本論文著重討論朱熹去《序》詮《詩》、回歸《詩》文、以己意說《詩》的《詩》學內涵、面貌，並透過《詩經》各篇篇旨的詮解、《詩經》賦、比、興的界義、說明、辨析、《詩》文的訓詁、〈周南〉、〈召南〉的詮解、淫詩和刺淫諸端，來探究、呈顯朱熹《詩經》學和《詩序》、漢學傳統間的異同、關係。透過上述諸端的研探，吾人大抵可獲致以下的認知，其一，所謂朱熹去《序》詮《詩》，回歸《詩》文，以己意說《詩》，乃是朱熹以為《詩序》出自漢儒（衛宏），本附於《詩經》經文之後，詮《詩》多所錯謬，由於後人誤信《詩序》為經文，致詮解《詩經》時，盲目尊信，即使到了悖離詩文的地步，也在所不惜，為了指陳《詩序》出於漢儒，詮《詩》多所附會、穿鑿，謬妄而不可信，朱熹因將《詩序》重新置於《詩經》經文之後，以回復古本《詩經》的樣態，要讓人讀《詩》、詮《詩》時，能重新回歸《詩》文，以《詩》言《詩》，尊重詩文前後脈絡所呈顯出來的意涵，而將《詩序》單純地視作一種解《詩》觀點，其二，朱熹《詩經》學的內涵、形構，就其和漢學傳統間的異同關係而言，乃是其中有異有同，既有承續、立基、相同於漢學傳統的一面，如就《詩》文字義、詞義、名物等訓詁，對於《毛傳》、《鄭箋》的取資、承用；就〈二南〉諸篇的詮解上，以文王時詩視之，並將〈二南〉諸詩統攝在文王之化，以顯示其深刻的詩教意義；在《詩》旨的詮定上，有一百餘篇採用、承用《序》說，或和《詩序》相同，又有戛然獨鑄、標誌新變、歧異於漢學傳統的地方，如對《詩序》作者的辨析、對《詩序》詮《詩》的多所批判；在《詩》旨的詮定上，有近三分之二的《詩》篇和《詩序》的詮說不同；倡提〈淫詩〉，重新詮解孔子「思無邪」的意涵；對賦、比、興的界義，說解、辨析與標示；在部分字義、詞義、名物等訓詁上，不採用《毛傳》、《鄭箋》；在句意串解的訓詁上，和毛、鄭多所異同。綜合言之，我們可以說朱熹《詩經》學的形塑與蘊向，乃是立足於傳統，而又超越傳統；其《詩》學既從漢學傳統而來，而又有度越漢學傳統、融鑄新義之處。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略論	6
第三節 本論文的研究價值及論述方式	82
第二章 朱熹詮《詩》的背景與歷程述略	85
第一節 《詩經》學史上的漢學傳統與宋代《詩經》詮釋的新變	85
第二節 朱熹詮《詩》的歷程與轉變	95
第三章 《詩》旨詮釋的異同	109
第一節 朱熹所定《詩》旨和《詩序》詮說的差異	109
第二節 朱熹釋《詩》對於《詩序》的承用	251

下 冊

第四章 訓詁的異同	295
第一節 朱熹釋《詩》對於《毛傳》、《鄭箋》訓詁的承用	295
第二節 朱熹釋《詩》和《毛傳》、《鄭箋》訓詁相異處	320

第三節 朱熹釋《詩》和《毛傳》、《鄭箋》在句 意串解的異同	352
第五章 賦、比、興的釋義與說解	375
第一節 《毛傳》、《鄭箋》、朱熹之釋興	375
第二節 朱熹釋賦、比、「比興」及其它	392
第六章 〈周南〉、〈召南〉的詮釋	407
第一節 朱熹《詩經》學和漢學傳統的二南觀	407
第二節 《詩序》對於二南的詮釋	413
第三節 朱熹對於二南的詮釋	422
第七章 淫詩和刺淫	435
第一節 「淫詩」說的提出	435
第二節 朱熹所定的「淫詩」和《詩序》詮《詩》 的實際對較	454
第八章 結 論	491
附 錄	503
附錄一：《毛傳》之標「興」及其詮說	503
附錄二：《鄭箋》對《毛傳》所標「興也」之箋 釋	513
附錄三：朱熹《詩集傳》對賦、比、興的標示	523
引用及參考書目	53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詩經》的詮釋，自漢以迄唐中葉，大抵由《毛詩序》（簡稱《詩序》）、《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毛詩鄭箋》（簡稱《鄭箋》）以及《毛詩正義》所層層構結的詮《詩》傳統所主導。由於此一傳統在內在的精神、血脈上相通；在詮《詩》的蘊向與意趣上相融，一般稱之為《詩經》學史上的漢學傳統。此一傳統，視《詩》為經，《詩》具有極高的道德人倫、政教風化上的意義，在《詩》篇的詮說上，奉守《詩序》，認為《詩序》之作，出於子夏，得聖人（孔子）說《詩》的旨意；採取以史證《詩》、以史說《詩》，及例以風雅正變、美刺時君國政的詮釋進路，由此架構其勸誡教化、正邪防失的《詩》學體系。唯此一傳統，洎自中唐，便漸受學者的質疑與反省，如韓愈（768～842）以為《詩序》非子夏作，而是「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毛詩李黃集解》卷一，頁2引），成伯璵（？～？）也指出《詩序》之作，非全出於子夏，子夏僅作《詩大序》及《詩序》的首句，首句以下，乃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毛詩指說·解說第二》，頁7～8）入宋後，在宋儒議論傳注、疑經議經的風潮下，更受到莫大的批評挑戰。北宋諸儒如柳開（974～1000）、石介（1005～1045）、胡旦（？～？）、孫復（992～1057）、周堯卿（995～1045）、歐陽脩（1007～1072）、劉敞（1019～1068）、張載（1020～1077）、王安石（1021～1086）、二程（或指程頤，1033～1107）、蘇轍（1039～1112）、葉夢得（1077～1148）、曹粹中（？～？）等，均曾對此

一傳統提出辨析、質疑、批駁與反省，如柳開以爲鄭玄的箋詩，不能通先師之旨，而「可削去之耳」（《全宋文·張景文集·柳公行狀》，卷二七一，頁313）。石介批評《毛傳》、《鄭箋》的詮《詩》，有如《詩經》的蠹蟲，不能得聖人的本意。胡旦作《詩論》七十八篇，辨正先儒傳注的得失，孫復批評《毛傳》、《鄭箋》、《毛詩正義》的詮《詩》，不能盡通《詩經》的大旨；主張重新注解《詩經》。周堯卿撰《詩說》三十卷，對於《毛傳》、《鄭箋》詮《詩》的得失，有所去取。歐陽脩撰《詩本義》十四卷，議論《毛傳》、《鄭箋》釋《詩》的得失；以爲子夏不序《詩》。劉敞作《七經小傳》，其中《詩經小傳》，對於《詩序》、《毛傳》、《鄭箋》的詮《詩》，有所論議。張載指出《詩序》有後人的添入。王安石作《三經新義》，其中《詩經新義》釋《詩》多舍傳注舊說，而自出己意；謂《詩序》非子夏作，乃出於國史，又謂《詩序》是詩人所自製。二程謂《詩序》非出於子夏，《詩大序》是孔子作，《詩小序》則出於國史，但其間有後人的附益。蘇轍撰《詩集傳》二十卷，辨析《詩序》非出於子夏，謂子夏作《詩序》，乃出於後人的附會；今存的《毛詩序》「其言時有反復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是「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詩集傳》卷一，頁10），因刪去《詩序》首句以下的餘文，僅以《詩序》首句，作爲釋《詩》的依據；對於《毛傳》、《鄭箋》的詮《詩》，多有辨議。葉夢得謂《詩序》乃是衛宏透過「專取諸書之文」、「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委曲宛轉附經」等方法撰作而成。曹粹中則從《詩序》和《毛傳》的訓釋先後顛倒，認定《詩序》是「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點校補正經義考》第三冊，頁700引）。

《詩經》學史上的漢學傳統，經過北宋諸儒前仆後繼，多方的論議、辨析、批評與責難，已經初步呈顯動搖、瓦解的局面。南渡之後，鄭樵（1102～1160）恃其才辨，作《詩辨妄》六卷，力斥《詩序》，並論《毛傳》、《鄭箋》釋《詩》的得失，又作《詩傳》二十卷，去《序》詮《詩》，使《詩經》的漢學傳統受到更大的衝擊和斷傷。至朱熹（1130～1200）繼起，以一代大儒，上承北宋自歐、劉、張、王、二程、蘇轍等諸儒，對於《詩經》漢學傳統多方辨難論議，反省思考的傳統和精神，加上鄭樵力詆《詩序》的直接刺激、觸發，以及自我的沈潛、思索；查證與考辨，因從最初的遵《序》以詮《詩》，曲爲之說，至間爲辨破，最後發現、確認《詩序》並非出於子夏、孔子，亦非經文，乃出於漢儒（衛宏），前後增益附會而成。因作《詩集傳》二十卷，去《序》詮

《詩》，又作《詩序辨說》一卷，詳論、糾舉、揭示《詩序》詮《詩》的種種錯謬，終於導致《詩經》漢學傳統的瓦解。從南宋末年，以迄明中葉，學者詮《詩》，即大抵遵奉、循跡由朱熹所形構、奠立的去《序》詮《詩》，回歸詩文的詮《詩》路向和體系；朱熹的《詩》學體系，取代了《詩經》的漢學傳統，《詩經》學史上的宋學傳統亦於焉形成。朱熹《詩》學也成為《詩經》宋學傳統的代表，和《詩經》的漢學傳統前後角立，互為抗衡，同為《詩經》學史上兩個重要且影響深遠的釋《詩》傳統。唯作為去《序》詮《詩》、攻駁《詩序》、回歸《詩》文，並為《詩經》宋學傳統代表的朱熹《詩》學，在具體《詩》篇的說解上，在諸多釋《詩》的觀點上，抑或在整體《詩》學的內涵、奠立、形構上，究竟與以《詩序》為主導的《詩經》漢學傳統有何異同、關係的問題上，則有待吾人作進一步的釐清與探究。以朱熹的去《序》詮《詩》，回歸詩文，直探《詩》之本意，因建立《詩經》詮釋的新猷為例，前人的論說，即多有異同，如元人吳澂（？～？）謂：

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點校補正經義考》第三冊，頁727引）

吳師道（1283～1344）謂：

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點校補正經義考》第四冊，頁136引）

明人王鏊（1450～1524）謂：

《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為之說。……（同上，頁167引）

袁仁謂（？～？）：

朱元晦於《詩》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為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同上，頁199引）

清人朱鶴齡（1606～1683）謂：

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掇摭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

同廢。……《序》之文最古，《毛傳》復稱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舉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依違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埽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同上，頁273～274引）

孫緒（？～？）謂：

朱子作《詩傳》，盡去《序》說，惟諷誦辭氣抑揚，以求時世，今人翕然宗之。夫《序》說，雖不可盡信，然去作者尚未遠，猶有可據。乃盡刪其說，顧自信於千載之下，……（同上，頁311引）

近人傅斯年（1896～1950）謂：

朱子這本《集傳》，在訓詁上雖然不免粗疏，卻少有「根本誤謬」的毛病。他既把《小序》推翻了，因而故訓一方面也就著實點兒，不穿鑿了。……至於詩義一層，朱子這兩部書（按：指《詩集傳》、《詩序辨說》）真可自豪了。朱子是推翻《詩序》的，他推翻《詩序》的法子，只以《詩經》的本文證他的不通。（《傅斯年全集》第四冊，〈宋朱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辨〉，頁426）

黃焯（1903～1984）謂：

朱子作《詩集傳》，廢棄《詩序》及《毛傳》、《鄭箋》、《孔疏》之說，而壹以己意出之，於是說《詩》之風大變。（《詩說》卷二，頁44）

又當代研治《詩經》的學者周滿江謂：

朱熹著《詩集傳》，把《毛詩序》完全拋開，以自己的體會作新的《詩序》。（《詩經》，頁151）

趙沛霖謂：

代表宋代《詩經》研究最高成就的朱熹，也是一個徹底的廢《序》論者，認為《詩序》實不足信。（《詩經研究反思》，頁271）

據上述所引古今諸儒、學者的說法，則朱熹釋《詩》顯然掃棄、廢去《詩序》以及奉《詩序》為圭臬的《詩經》漢學傳統的成說，而純任己意說《詩》，然而清儒姚際恒（1647～？）卻謂朱熹釋《詩》：

作為《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為《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姚際恒著作集第一冊·詩經

通論·自序》，頁14～15）

又謂朱熹釋《詩》，多所從《序》：

其從《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從而陰合之者，又有意實不然之而終不能出其範圍者，十之二三。（同上，卷前〈詩經論旨〉，頁5）

甚至更謂「遵《序》者莫若《集傳》」（同上）。方玉潤（1811～1883）也指出「朱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範圍也。」（《詩經原始·自序》，頁5）姚、方以外，今人李家樹先生作《國風毛序朱傳異同考析》一書（香港：學津出版社，1979年1月），謂：「《朱傳》從《序》的篇數，幾乎達到百分之七十」（頁325）；又謂：「《詩集傳》暨《詩序辨說》跟從《詩序》的說法幾達百分之七十。」（見《詩經的歷史公案·漢宋詩說異同比較》，頁61）並謂朱熹釋《詩》：

大體仍是跟從《詩序》的。即使在反對《詩序》最激烈的地方，由於本身的局限性，亦脫不出了說教的範圍。大膽來說，朱熹還是一個「從《序》派」。（同上，頁76）

同樣指涉、論說朱熹之去《序》詮《詩》，以己意說《詩》的問題，前後對照，學者的持論、立說，卻殊有扞闔、枘鑿之處，這當然顯示了《詩經》學史上有關宋學傳統代表的朱熹《詩》學，在去《序》詮《詩》，以己意說《詩》的論題；在具體《詩》篇的詮解上，和《詩經》漢學傳統異同問題的有待研究性。唯有進一步的爬梳與探究，我們對於朱熹去《序》詮《詩》《詩》學的意涵、在具體《詩》篇的詮解上和漢學傳統的異同，甚或在諸多釋《詩》觀點，在整體《詩》學的奠立、形構、內涵上，究竟和漢學傳統有何異同、關係的問題上，我們才可能有一更好、更恰當的理解。而這樣的理解，自然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朱熹《詩經》學的認識，同時對於《詩經》學史上宋學傳統代表的朱熹《詩》學，和漢學傳統間的觭角對立、相承相因，甚或突破創發的種種問題上，我們也才能有一更清楚、正確而整全的認識。

林師慶彰在〈詩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見《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頁349～382，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5月），曾指出今後研究《詩經》學史者所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其一是解決歷史分期的困擾，其二是開拓研究的新方向，其三是凝煉新方法以補不足，其四是《詩經》學著作的點校和充實。就開拓研究的新方向而言，林師指出，可就宋學家或漢學家的《詩經》著作，作一比較研究，如將宋學家朱子的《詩

集傳》和漢學家的《毛傳》、《鄭箋》作比較，如此，宋學那些承繼了漢學，那些是宋學本身的新發展，也將有較清晰的概念。（以上參見《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頁 679～382）本論題的撰作，一方面有感於前人論說、描述朱熹去《序》詮《詩》，以己意說《詩》問題的柄鑿、出入，而亟待澄清外，另一方面，實亦有本於林師此文的提示而發。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略論

關於朱熹《詩經》學的探論，前人之作不少〔註 1〕，唯就有關朱熹去《序》詮《詩》，以己意說《詩》的論題；在具體《詩》篇的詮解上，和漢學傳統的異同，或在諸多釋《詩》的觀點，在整體《詩》學的型塑、構造、奠立上，究竟和漢學傳統有何異同、關係的問題上，則迄今尚未有一較完整、詳實的討論。其間僅李家樹先生嘗作《國風毛序朱傳異同考析》一書（香港：學津出版社，1979 年 1 月），就國風一百六十篇，朱熹《詩集傳》之釋《詩》和《詩序》詮《詩》的異同，作過較論。唯李先生對於朱熹去《序》詮《詩》的歷程、轉變及意涵；對於朱熹釋《詩》在總體傾向、精神的把握上，殊有不足，加上他在實際詩旨的比對中，辨析不清，造成許多不妥的論說和不少判定的錯誤，以致作出國風一百六十篇中，「《朱傳》從《序》的篇數，幾乎達到百分之七十。」、「朱熹稱作攻《序》派的巨擘，實在是有些以訛傳訛的。」（以上並見《國風毛序朱傳異同考析》，頁 325）不當結論。即使如此，其後李先生續作〈漢宋詩說異同比較〉一文，撮述《國風毛序朱傳異同考析》一書中所作的討論，而持論仍同（原發表刊載於《東方文化》第一七卷第一、第二期，1979 年，後收入《詩經的歷史公案·三》，頁 39～82，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11 月），謂：「《詩集傳》暨《詩序辨說》跟從《詩序》的說法幾達百分之七十。如果說朱熹是攻《序》派的巨擘，實在未敢苟同」（頁 61）、「他

〔註 1〕有關前人對於朱熹《詩經》學的討論，相關的篇目、論文，可參林師慶彰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上冊·十一·詩經研究史·宋代，頁 460～465，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 年 12 月、《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88～1992》下冊·十一·詩經研究史·宋代，頁 742～746，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5 年 6 月、《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93～1997》中冊·詩經·十一·詩經研究史·宋代，頁 1042～1044，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 年 4 月及《朱子學研究書目（1900～1991）·詩經》，頁 28～33，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5 月等。

大體仍是跟從《詩序》的。即使在反對《詩序》最激烈的地方，由於本身的局限性，亦脫不出了說教的範圍。大膽來說，朱熹還是一個『從《序》派』。」

（頁 76）李先生之外，又有王清信學弟循李先生討論的方式、模式、觀點與軌轍，續作〈詩經三頌毛序朱傳異同之比較研究〉一文（發表於《經學研究論叢》第六輯，頁 83～98，1999 年 3 月）及《詩經二雅毛序與朱傳所定篇旨異同之比較研究》一書（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前者就〈三頌〉四十篇，朱熹《詩集傳》所定的詩旨和《詩序》詮說的異同作討論，後者就二雅一百零五篇，朱熹《詩集傳》所定的詩旨和《詩序》詮說的異同作討論，前者的結論是：朱熹釋《詩》「遵從《序》說的（含全同、大同小異），有二十五篇，占《三頌》的百分之六十二；不從《序》說的（含全異、大異小同），有十三篇，占〈三頌〉的百分之三十二」、「遵從《序》說的，幾為不從《序》說的兩倍。」（以上並見《經學研究論叢》第六輯，頁 97）；後者的結論是：「朱《傳》與《毛序》說法相同的共五十三篇，佔百分之五〇·四七；相異的五十篇，佔百分之四七·六一」、「朱《傳》跟從《毛序》的說法達百分之五〇。如果說朱子是『攻《序》派』的代表，就〈二雅〉部分看來，實在令人難以認同，在《詩集傳》中，朱子大致上是遵從《毛序》的。」

（以上並見《詩經二雅毛序與朱傳所定篇旨異同之比較研究》，頁 195）王清信所作的討論，其缺失大抵也同於李先生，一方面，對於朱熹去《序》詮《詩》的歷程、轉變、意涵認識不足，另一方面，對於朱熹《詩》學在總體傾向、精神的把握上，也有所欠缺，加上在實際詩旨的比對中，有不少詩篇仍有辨析不清之處，造成判定上的錯誤，馴至有如上所述，不甚妥切的論點〔註 2〕。

〔註 2〕據筆者所知，除李家樹、王清信嘗就朱熹釋《詩》和《詩序》詮《詩》的異同，作過較為深入的討論外，其他如莫礪鋒先生有〈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二輯》頁 140～15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年 8 月，其後莫先生對於〈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一文，曾稍加增飾，成〈朱熹的詩經學〉一文，收入所撰《朱熹文學研究》的第五章，頁 209～26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5 月），原新梅先生有〈朱熹詩集傳對毛詩序的批判和繼承〉，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0 年第四期，楊天宇先生有〈朱熹的詩經說與毛詩序〉，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三十三卷第二期，1992 年 3 月，何澤恒先生有〈朱子說詩先後異同條辨〉，國立編譯館刊，1989 年 6 月，也皆曾就朱熹之釋《詩》和《詩序》的異同作過討論，唯其中除莫文，尚間及朱熹之淫詩、朱熹對於賦、比、興的分析、《詩集傳》在章句訓詁方面的成就以外，其餘諸文大都僅著重在初步比對朱熹釋《詩》和《詩序》所定詩旨的異同。

爲便說明，茲略就李家樹、王清信二位先生研究的得失，述之如下：

壹、李家樹先生研究的得失

一、朱熹之去《序》詮《詩》，非肇因於和呂祖謙的意氣相爭

有關朱熹去《序》詮《詩》的《詩》學，乃是經歷了早年依《序》詮《詩》，後間爲辨破《詩序》之非，最後發現、確認《詩序》非出於孔子、子夏；亦非經文，乃出於漢儒衛宏，前後增益附會而成；詮《詩》多所錯謬，因去《序》詩詮，回歸詩文，斷以己意的三個階段。而朱熹由早年的依《序》詮《詩》，至最後的去《序》詮《詩》，其詮《詩》的歷程與轉變，主要來自三個線索，其一，是自己經過一番長期的沈潛、充實、思索與辨析，其二，是鄭樵《詩辨妄》力詆《詩序》、《詩傳》去《序》詮《詩》的直接刺激與觸發，其三則是承繼、接受自北宋歐陽脩、劉敞、王安石、張載、二程、蘇轍等諸儒以來，辨析、議論，批駁《詩經》漢學傳統的風氣、影響。（以上關於朱熹去《序》詮《詩》的歷程與轉變，參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朱熹詮《詩》的歷程與轉變〉，頁95～108）關於此點，李先生似頗乏正確的認知，而認爲朱熹的去《序》詮《詩》，實有來自和呂祖謙論《詩》的意氣，舉朱熹所謂：「人言何休爲《公羊》忠臣，熹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詩傳遺說》卷二，頁10091）、「呂伯恭專信《序》文，不免牽合。又云：『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須要出脫回護，到了不知道，只爲得箇解經人，卻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同上，頁10086）之文，便謂：「朱熹從一個守舊派轉變成爲激烈的前進人物，難免存有些意氣的了。」（《國風毛序朱傳異同考析·第一章緒論》，頁7）在實際的詮《詩》比對之後，李先生以爲朱熹之釋《詩》和《詩序》的詮說，有六十一篇大同小異，而朱熹詮釋此六十一篇詩，所以和《詩序》大同小異，其原因乃是其中帶有和呂祖謙相爭的意氣在，謂：「在大同小異的六十一篇之中，可以知道朱熹是根本從《序》的，其中稍異的地方，似乎是爲攻《序》而攻《序》罷了。他在晚年改易初稿，和呂祖謙爭論，有時不免帶些意氣，而這六十一篇便有不少意氣。」、「仔細分析一下，六十一篇之中，《朱傳》暨《詩序辨》略改《序》說，但和《詩》旨無關的，共有二十篇：〈周南〉的〈關雎〉、〈采芣苢〉二篇。〈邶風〉的〈凱風〉、〈谷

風》、〈簡兮〉、〈北門〉四篇。……所謂略改《序》說，但和《序》旨無關的，顯然是朱熹和呂祖謙互相爭論，即使見到《序》說不可移動，也要稍為增刪修改的證據。」（同上，頁326～327）其後李先生續作〈漢宋詩說異同比較〉一文（收入《詩經的歷史公案》，頁39～82，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11月），撮述《國風毛序朱傳異同考析》一書所作的討論，而持論仍同，謂：「從大同小異的六十一篇來看，知道朱熹釋《詩》，根本跟從《詩序》的說法，其中有些小異的地方，似乎是為了攻《序》而勉強加進去的。他晚年和呂祖謙討論《詩經》而改易初稿宗《序》之說，分明是一時意氣驅使，在這六十一篇之中，更可以見到他意氣的所在。」（《詩經的歷史公案》，頁63）、「仔細分析一下，六十一篇之中，《詩集傳》暨《詩序辨說》略攻《詩序》，但又無關宏旨的共有二十篇：「〈周南〉的〈關雎〉、〈芣苢〉二篇。〈邶風〉的〈凱風〉、〈谷風〉、〈簡兮〉、〈北門〉四篇。……所謂略攻《詩序》，但又無關宏旨的，顯然是朱熹和呂祖謙互相爭論，即見《序》說不可動移，亦要稍為增刪修改的證據。」（同上，頁63～65）李先生執持朱熹的去《序》詮《詩》，實帶有和呂祖謙相爭的意氣在，此種觀點，或受四庫館臣援引楊慎《丹鉛總錄》之說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詩集傳八卷·提要》云：「《詩集傳》八卷，宋、朱子撰。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朱子注《詩》，凡兩易稿，凡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是為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稿，〈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也。其註《孟子》，以〈柏舟〉為『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為『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稿之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歟？……」（卷十五，頁338～339）又《四庫全書總目·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提要》：「《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王基、孫毓、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於歐陽修，成於鄭樵，而定於朱子之《集傳》。輔廣《童子問》以下，遞相羽翼，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修《詩經大全》，以劉瑾《詩傳通釋》為藍本，始獨以《集傳》試士，然數百年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詰，亦如當日之攻毛鄭。蓋《集傳》廢《序》，成於呂祖謙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間負氣求勝之處，在所不免，

原不能如《四書集註》，句銖字兩，竭終身之力，研辨至精。……」（卷十六，頁355～356）唯朱熹之去《序》詮《詩》，乃是經長時期的沈潛、充實、思索、辨析；並受鄭樵《詩辨妄》力詆《詩序》、《詩傳》去《序》詮《詩》的刺激與觸發，又承繼北宋歐、劉、王、張、二程、蘇轍等諸儒辨析、議論、批駁《詩經》漢學的傳統而來，其中多歷曲折與轉變，原非出於一時的意氣相爭，近人余嘉錫曾引成蓉鏡〈駒思堂答問〉之語，對於朱熹去《序》詮《詩》，乃出於和呂祖謙相爭的意氣之說，有所駁正，謂：「嘉錫案：成蓉鏡〈駒思堂答問〉云：『《提要》謂《集傳》廢《序》，成於東萊之相激。徧考《語類》、《文集》，並無此說。蓋本之《丹鉛錄》。此升庵臆度之詞，元以前無此言者。夫考亭《詩序辨說》，後儒以負氣求勝譏之，固所不免。然謂成於東萊之相激，亦考之未審耳。庚子凡三〈答呂伯恭書〉，玩其辭氣，皆無彼此相激之語。其中甲辰〈答潘文叔書〉云：「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則有伯恭之書矣。」此豈與呂相難者乎？《語類》葉賀孫錄云：「鄭漁仲《詩辨妄》，力詆《詩序》，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然則《集傳》之廢《序》，亦文公自廢之耳。其不因成公之尊《序》而盡變其說，亦明矣。又案：壬寅序〈呂氏家塾讀詩記〉云：「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其後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黃氏《日抄》亦云：「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據此，則朱、呂論《詩》，誠有不合焉者。然因廢《序》而有異同，非因有所不合而乃廢《序》也。」成氏之說善矣。然所引諸書，作《提要》者皆嘗見之。如《語類》葉賀孫錄，《提要》此條引之；〈呂氏家塾讀詩記·序〉，〈讀詩記〉條下提要引之；《黃氏日抄》之語，《詩總聞》條下〈提要〉引之，是朱子所以廢《詩序》之故，《提要》非不知也。知之而仍信《丹鉛錄》之臆說者，因文達諸人不喜宋儒，讀楊慎之書，見其與己之意見相合，深喜其道不孤，故遂助之張目，而不暇平情以核其是非也。」（《四庫提要辨證》卷一，頁36～37，收錄於《四庫全書總目》第七冊）據成蓉鏡、余嘉錫之言，可知朱熹的去《序》詮《詩》，並非因和呂祖謙論《詩》的相爭、意氣，而有以致之，楊慎之言，蓋為臆度之詞，而《四庫》館臣亦非不知朱熹《序》詮《詩》的源由，但仍援引楊慎臆度之說，主要即是因不喜宋儒，遂站在漢學的立場，導致不能平情以斷其是非。事實上，朱熹去《序》詮《詩》